

統治者。孔疏：「狐色皆赤，鳥色皆黑，以喻衛之君臣皆惡也。」

同車，朱熹詩集傳：「同車，則貴者亦去矣。」當時人民無權坐車，所以朱熹認為這句是指貴族。
韻讀：魚部——狐、鳥、車、虛、邪、且。

靜女

這是一首男女約會的詩。歐陽脩詩本義：「靜女一詩，本是情詩。」可謂一語中的。毛序：「靜女，刺時也。衛君無道，夫人無德。」朱熹詩序辯說云：「此序全然不是詩意。」批評得很對。但他又說「此淫奔期會之詩」，却充滿了腐朽的道學氣，總不及歐陽永叔說得明白貼切。

詩以男子口吻寫幽期密約的樂趣，語言淺顯，形象生動，氣氛歡快，情趣盎然。「愛而不見」，暗寫少女活潑嬌憨之態，「搔首踟躕」，明塑男子心急如焚之狀，描摹入神；「說懌女美」，一語雙關，富於感情色彩；「匪女之爲美，美人之貽」，情意纏綿，刻劃心理細膩入微，道出人與物的關係，是從人與人的關係投射出來的真理。總的說，此詩以人人所能之言，道人人難表之情，自然生動，一片天籟。李夢陽引王叔武語曰：「真詩乃在民間。」以此詩詮之，誠非虛論。後世唯民歌俗謠，遣辭道情，尚能得其彷彿，求諸文人集中，傳神之作，不可多得。

靜女其姝，俟我於城隅。愛而不見，搔首踟躕。

靜，靖的假借字，善。馬瑞辰通釋：「鄭詩『莫不靜好』，大雅『籩豆靜嘉』，皆以靜爲靖之假借。此詩靜女亦當讀靖，謂善女。」
 姝，美好貌。其姝，等於姝姝。韓詩說：「姝姝然美也。」魯齊詩姝作媼，亦作祿，皆三家異文。

城隅，城上的角樓。馬瑞辰通釋：「說文：『隅，陬也。』廣雅：『陬，角也。』是城隅卽城角也。」

愛，憂、優的省借，隱藏。爾雅釋言：「憂，隱也。」說文：「優，仿佛也。」詩曰：「優而不見。」愛而，等於憂然。陳喬樞三家詩遺說考：「離騷『衆憂然而蔽之』，憂而猶憂然也。」不見，朱熹詩集傳：「不見者，期而不至也。」

踟躕，雙聲，徘徊、徬徨。韓詩作躊躇，云：「躊躇，猶踟躕也。」玉篇：「躊躇，猶猶豫也。」按踟躕、躊躇、踟躕並字異而音義皆同。

韻讀：侯部——姝（昌謳反）、隅（俄謳反）、蹕（池謳反）。

靜女其變，貽我彤管。彤管有煒，說懌女美。

變，美好貌。見泉水注。其變，等於變變。

貽，贈送。彤（同），紅色。彤管，一說是赤管的筆，一說是一種像笛的樂器，一說是紅管草，但都沒有確實的證據。朱熹說：「彤管，未詳何物，蓋相贈以結慇懃之意耳。」態度比較謹慎平實。

煒（同：偉），紅而有光貌。毛傳：「煒，赤貌。」說文：「煒，盛明貌也。」有煒，等於煒煒。

說，卽悅字。說懌，喜愛。女，同汝，指彤管。歐陽脩詩本義：「古者鍼筆皆有管，樂器亦有

管，不知此彤管爲何物也。但彤是色之美者，蓋男女相悅，用此美色之管相遺，以通情結好耳。」

韻讀：元部——變、管（音捲）。脂部——煒、美。

自牧歸荑，洵美且異。匪女之爲美，美人之貽。

牧，郊外。爾雅釋地：「郊外謂之牧。」歸，同饋，歸、饋古通用，贈送。荑（二，啼），初生的柔

嫩白茅。這句意爲，她從郊外採了嫩茅來送我。一說荑卽上文所說的彤管，未知確否。

洵，確實。陳喬樞三家詩遺說考：「洵者，恂之假借。」說文：「恂，信心也。」釋詁：「恂，信也。」亦假

洵爲恂。」異，可愛。韓詩作懣，云：「懣，悅也。」按異是懣的假借字。方玉潤詩經原始評此句云：

「愜心滿意之至。」

匪，非。女，同汝，指荑草。按這二句是擬人的修辭。錢鍾書管錐編：「卉木無知，禽犢有知而

非類，却胞與而爾汝之，若可酬答，此詩人之至情洋溢，推己及他。……要之吾衷情沛然流出，於物

沉浸沐浴之，彷彿變化其氣質，而使爲我等匹，愛則吾友也，憎則吾仇爾，於我有冤親之別，而與我非

族類之殊，若可曉以語言而動以情感焉。」

韻讀：脂部——荑、美。之部——異、貽。

新臺

這是人民諷刺衛宣公劫奪兒媳的詩。毛序：「刺衛宣公也。納伋之妻，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，國人